



幾十年來，我生活的一大樂事，就是和華岡社區的阿公阿婆們閒聊。

妻問：我怎會跟老人有那麼多話可說？我解釋道：比年長的，都是我的長輩，他們的生活經驗和人生閱歷，一定比我豐富多了。

這就是我「敬老」的基礎信仰與動力，加上，如沒

人生凋零的智慧

◎蔡鈺鑫

意外，年長者都可能比我早離世，尊敬一下「前人」，再合理不過了吧。

對長我者，我常抱著學習的心態，少說多聽。我的話，問句居多，請教之意極濃。人到頭來都會老的，就像樹木，有枯萎凋零之刻。從長我者，我不斷汲取人生要如何凋零才美的一些學問和智慧。為的是，透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，讓我老年好過些。

妻既好奇又驚喜，怎麼村裡的老人們都說認識我。我答稱：我老吾老，只是略盡唇舌之勞（lip service）而已。所有的老人們，幾乎都是仁慈可愛的，近之就能感受到他們親切的溫度。不管貧富貴賤，不論教育水平，也不分政治黨派，我都可以自由自在和他們攀談。從天氣、生活瑣事、子孫到病痛，幾乎無所不談。

這群村里的長者，不少是認識三、四十年了。有些，活到八、九十，無病無痛自然地走了，教人心生景仰、羨慕。我最想知道他們長壽和養生的秘訣，他們總毫不吝惜地傾囊相授。飲食清淡均衡、清心寡慾、作息規律、睡得好、活絡筋骨、保持好心情等，是我從老人身上挖到的幾塊養生的寶。

不少老人必須和重大疾病纏鬥，我一旁默默感受他們抗癌的艱辛歷程。有位我認識幾十年的婆婆，讓我感動得忍不住淚崩。她臨終的幾年，進出醫院數次，進行大小手術。每次見到她日漸枯萎的身子，我相當不忍、相當難過。不知她從何得來的信念和力量，還用幽默的口吻安慰我，「我就是這麼老頑固，就是死不了，可能是我太壞了，連閻羅王都不敢收留我。」她臨終面對死亡的樂觀給我的印象，早已用點滴熱淚

深鎖在心底了。

近日，有位公公，大老遠行來，步履蹣跚，女兒一旁攙扶。他一手拄著拐杖，一手直向我招手打招呼。我都差點認不出他來了，原來寒流來那陣子，某晨他還照常外出散步，忽然昏倒路上。都快九十的這位阿公，出院後變了一個人，憔悴的樣子，我愣了半天才認出他來。

讓我寬慰的是，他已不再逞強一天一定要走上幾萬步了。他開始接受拄著拐杖走路，也接受子女在旁看顧的生活了。這位公公行為上的改變，可是經過一番心理上的煎熬和調適，才走過來的。

從自主生活到依賴家人或女傭生活，是一段艱苦的心路旅程，並非每位老人都走得過來的。我親眼見過不少老人，在「不服老」的掙扎下走完餘年的。

童年在金門瓊林，我最喜歡接近村裡的老人，他們常聚在廟口泡茶、下棋和聊天。這些老人或長輩，再卑微、再沒受多少教育的長者，對我，都充滿人生即將凋零的智慧花朵。

每位我見過、聊過的長輩，不論在瓊林或華岡，都是一面鏡子，照在我老去的前途。若老來我仍能保有健康身心，最要感激的應是這群前輩的開導吧。

詩是吾家事

◎林保淳

盛唐名詩人杜甫，在他兒子宗武生日那天，為他寫了一首詩，其中有句「詩是吾家事，人傳世上情」，相當自負地將寫詩看成是自家的當行本色，以此勸勉宗武必須要「熟精文選理，休覓彩衣輕」，對宗武的期待也是相當深切的。

杜甫的父親杜審言，是初唐非常知名的文人、詩人，當時有「文章四友」的美稱，與李嶠、蘇味道、崔融齊名，杜甫也常稱說他「吾祖詩冠古」，由於家學淵源，杜甫非常珍惜如此的家庭，除了自己戮力創作之外，當然也會冀盼兒子能夠繼承家業，為杜家高樹詩家門望。

杜甫有三個兒子，其中幼子因隨著杜甫顛沛流離，衣食無著落，竟致於餓死早夭；長子宗文，可能並不太聰穎，所以小名「熊兒」，屬於麤豪一類人物，大抵不是很受杜甫青睞。次子宗武，杜甫對他的期待就很高的，曾誇他「聰慧」，並取小名「驥子」，頗有「吾家千里駒」的自豪。

杜宗武的相關資料很少，除了見諸於杜甫的詩歌外，鮮少有人提及。但是，據後塘馮贊《雲仙雜志》的記載，卻是別有出人意料之事。

據說杜宗武曾經將他的詩作呈獻給一個姓阮的兵曹參軍，請求他的品評。阮兵曹閱讀之後，回贈了一具「石斧」作為暗示。杜宗武解說「斧」字，從父从斤，認為阮兵曹是覺得自己的詩還不夠好，應該讓他父親杜甫「斤削」修改一下。不過，顯然杜宗武會錯了意，阮兵曹後來表示，送杜宗武一具石斧，是希望杜宗武用來砍斷自己的手，否則的話，天下的詩名又全歸於杜家了。

這當然是阮兵曹對杜甫的絕對推崇，但也可說是對杜宗武的肯定。可惜的是，杜宗武的詩，目前連一首都沒有流傳下來，所以會不會是和方仲永一樣，「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」？但是，詩名能流傳與否，有時是很難判準的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古往今來寫詩的人不計其數，說真的，又有幾個人能夠流傳久遠？別說曾經著錄於文學史中的詩人，能受到後人傳頌的寥

寥無幾了，那些永遠登不上檯面的人更是繁如恆河沙數，杜宗武儘管有個詩聖父親，不能以移子弟，又何足為怪？

杜甫雖是後代詩名鼎盛，但一輩子流離困頓、席不暇暖，汲汲營營，一心想致君堯舜上，但最多不過登錄了個工部員外郎的閒官，連幼子都會餓死，雖有身後的盛名，不能及身而榮寵，說來也是無用之極。其實，千古詩人的際遇，也差不多都是如此，不必說古代了，就是現代，現實中、網路上，以掛個詩人桂冠而沾沾自喜、驕其同儕的，又何能免於此？除了少數中的少數，喜孜孜、熱烘烘剛出爐的詩集，怕是連賣帶送，不到十天半月，就乏人問津、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了。

名詩人鄭愁予的〈野店〉寫得極耐人尋味，「是誰傳下詩人的這一行業，黃昏裡掛起一盞燈」。黃昏時節掛燈，是為了黑夜的將臨作準備，也許有一隙微光，就足以照亮整個世界，為無盡的暗黑捎來若干光明的希望。但是，一盞燈能起得了怎樣的作用？別說黃昏時過往的行人會覺得多餘，不去理會誰的眼睛裡含著寂寞，就是黑夜來臨，也沒有人會眷戀松火低歌、燒酒羊肉的浪漫情懷，多的是五光十色、閃爍耀眼的去處，可供他們縱情恣意。

「詩是吾家事」，杜甫兩肩挑起了詩歌、文化傳承的薪火，不為名、不為利，這是何等開闊的胸襟與境界？這又是何等的自我期許與抱負？在杜甫的那個年代，讀書人白首雞窗，其實也都是盼望著一朝金榜題名，就可以得志行道、平步青雲的，因此趕赴長安盛宴的士子，絡繹不絕，杜甫年輕時也曾藉此上〈三大禮賦〉。但是，也許是因為安史戰亂之故，杜甫自薦時艱，但卻始終蹭蹬於功名，遂將一番少年雄心，轉投於「吾家」事業，這是對自己的期許，也是對杜宗武的厚望。杜甫可以說是「詩禮傳家」的，所以「晚節更於詩律細」，終其一生，就是在為中國的詩歌傳承奮力不懈，「詩聖」、「詩史」的名銜，自是受之而無愧。

儘管現代教育已經非常普及，各領域學有專精的

學者，都自有一片可以發揮的天地，但詩人這一行業，卻真的是每況愈下了。舞文弄墨者雖多，其實大抵如過江的千帆，熙來攘往，無非為名為利而已。但能名利雙收的，罕見其人，尤其多數是幾乎「無利可圖」的。至此，只能從「名」上著眼，戴上個詩人桂冠，就開始不可一世起來，參加個詩比賽獲獎，就個個以為李杜復生、蘇辛再世了。「詩是吾家事」，真的是「我家自己的事」，躲在被窩底下自瀆，也可以快意一時，誰還會去理會什麼文化、什麼傳承？

杜甫是深知薪火傳承之不易的，所以叮囑宗武，一定要「精熟文選理」，沒有深厚的文化為底蘊，又如何能承擔如此的重責大任？東剽西竊、稗販洋貨，寫幾篇閉門造車、讓人看得霧裡觀花，如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段，又或是平鋪直敘、俗喩無文的詩歌，就以為是餘事已畢、矯矯然成為大家了。詩脈傳承？恐怕連自己想都沒想過吧？

「古之學者為己」，這是杜家的「詩是吾家事」，也是勇於擔負文化傳承的、「捨我誰哉」的自豪與自信；「今之學者為人」，這是當代文化人「我家自己的事」，為自己添得幾分好處，就是唯一的目的。「為己」，雖是橫逆在外，可問心無愧；「為人」，則是廣求外援、攀附當道，乃是自暴自棄。

可憐的是，杜甫一輩子既是落魄潦倒，相傳是在為大水困厄中脫難，竟因餓死，「暴飲牛酒而卒」；而杜宗武也是蹭蹬落拓、一貧如洗，最後連自己父親的墳塋都難以營葬。「德尊一代常坎坷，名垂萬古知何用」，這是杜甫最深切的感慨，想來也是不同時代的人「千古同悲辛」的吧？

盛唐之世，李杜齊名，杜甫與李白交誼甚深，常有詩相互投贈，想來是知心默契的詩友，「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誰陳」？寶劍在鞘，鋒利如前，但拔劍四顧，又將向何處展現其鋒芒，我也是不免茫茫然了。

爲他送上理解的眼神

◎小愛

【小說連載】

跛跤鱸鰻

◎陳長慶

鱸鰻接過錢，虛假地說：「既然香蓮一定要還錢，我就收下，夫債妻還也是理所當然。但村長，我向你保證，我會改過，我一定會改過，不會再胡作非為，希望你大人大量，原諒我的無知。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啊，以後再也不敢跟你作對了。」

村長嚴肅地警告他說：「希望你說到做到！」隨後放開他的手。

村長鬆開他的手後，他火速地站起，然後低著頭，擺出一副可憐相，逕自地走開。可是當他離開村長的視線，卻突然停步，轉頭朝他的方向「呸」地吐了一口痰，不屑地在背後罵皇帝：「幹，村長有什麼了不起，只不過是一個任人差遣的狗奴才而已，老子就是不信你這一套，看你能把我怎麼樣？找一個時間一定跟你較量較量，不把你打趴在地上誓不為人！」

然而，當他重新啓步，腦海裡竟又不斷地想，要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這個不識相的狗奴才。今天不幸淪落成他的手下敗將，改天一定加倍奉還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。這個渾蛋加三級的狗奴才，簡直欠揍、欠教訓！幹他祖公祖娘十八代咧，不要以為自己是誰，竟敢在他面前那麼囂張！

可是繼而一想，自己雖然年輕，又有一副魁梧的身材，但似乎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，碰到比他矮小的村長竟使不上力，不能當場跟他一拚高下。甚至連續兩次都被他輕易地扳倒，而且只抓住他的手往後一扭，就痛的他乖乖就範，絲毫沒有反抗的餘地，說來真是慚愧又狼狽。但他一定會報復的，不會平白挨打，君子復仇三年不恨晚，大家就等著瞧。

(三二)

我只是裝了一瓶過剩的海水

希望是艘船：只管往前
乘風破浪
即便遇見狂風暴雨
不要退縮或慌亂
不要失望，活著就是這樣

前路不佳
你不會怯步
因爲正在通過了
通過的人
給人生大道作獎勵

後來：我只是裝了一瓶
過剩的海水，險阻
恢復平靜
水面如鏡映月
時間開出通暢的航道

只要信心
像水面下的魚一樣活躍
永恆像光線：是那些相信
撐起了整個海洋的運作
讓沿路風景更美好

活江夜話

看見白腰鵲鵠

◎中玄



走過植物園，往博愛路小徑旁的肯氏南洋杉樹上，又看到白腰鵲鵠了。牠站在樹枝上，照例不太怕人，並沒有因爲有民衆走近在拍照而飛走。這是我喜歡牠的原因，雖然，在台灣鳥類保育學家的眼光中，牠是外來種，會與台灣本土鳥種彼此之間競爭棲地，而帶來生態威脅。

而且，據說，台灣第一次在野外見到白腰鵲鵠的記錄，就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台北植物園內。

但如此多年過去，植物園的白腰鵲鵠其實也不多，要看到牠，還是不容易，可見或許植物園也有在注意防止牠太過繁殖吧！

可是白腰鵲鵠的確很親民，記得我兩、三年

前，第一次在植物園看到白腰鵲鵠，牠可真不怕人，在枝葉上跳來跳去的，沒有因人漸多而飛走，反而越飛越下來，在最低的一支樹幹上，索性轉身來，轉身去的，任人拍照，怪不得攝影家樂得一直按相機。更難得的是牠一直輕展歌喉鳴叫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白腰鵲鵠的叫聲，想不到如此婉轉、輕脆，最重要的是還時常會變音，轉調卻不改其清亮、好聽，其聲雖不大，卻像流水的幽靜，時而因經過岩石或有落差的地形，而激起一些小小的回音似的。

今天看到的這隻白腰鵲鵠，雖然還沒開始展歌喉鳴叫，或許路過民衆還不多，尚未激起他的表演欲，但光肯站著枝葉上，不因我們走近而飛走，就很討喜了！

